

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晓鹏

与天竺寺、灵隐寺等古刹齐名，受到苏东坡多次盛赞

西湖丰山百年菩提仍葱茏 曾为千年古寺永福寺遗址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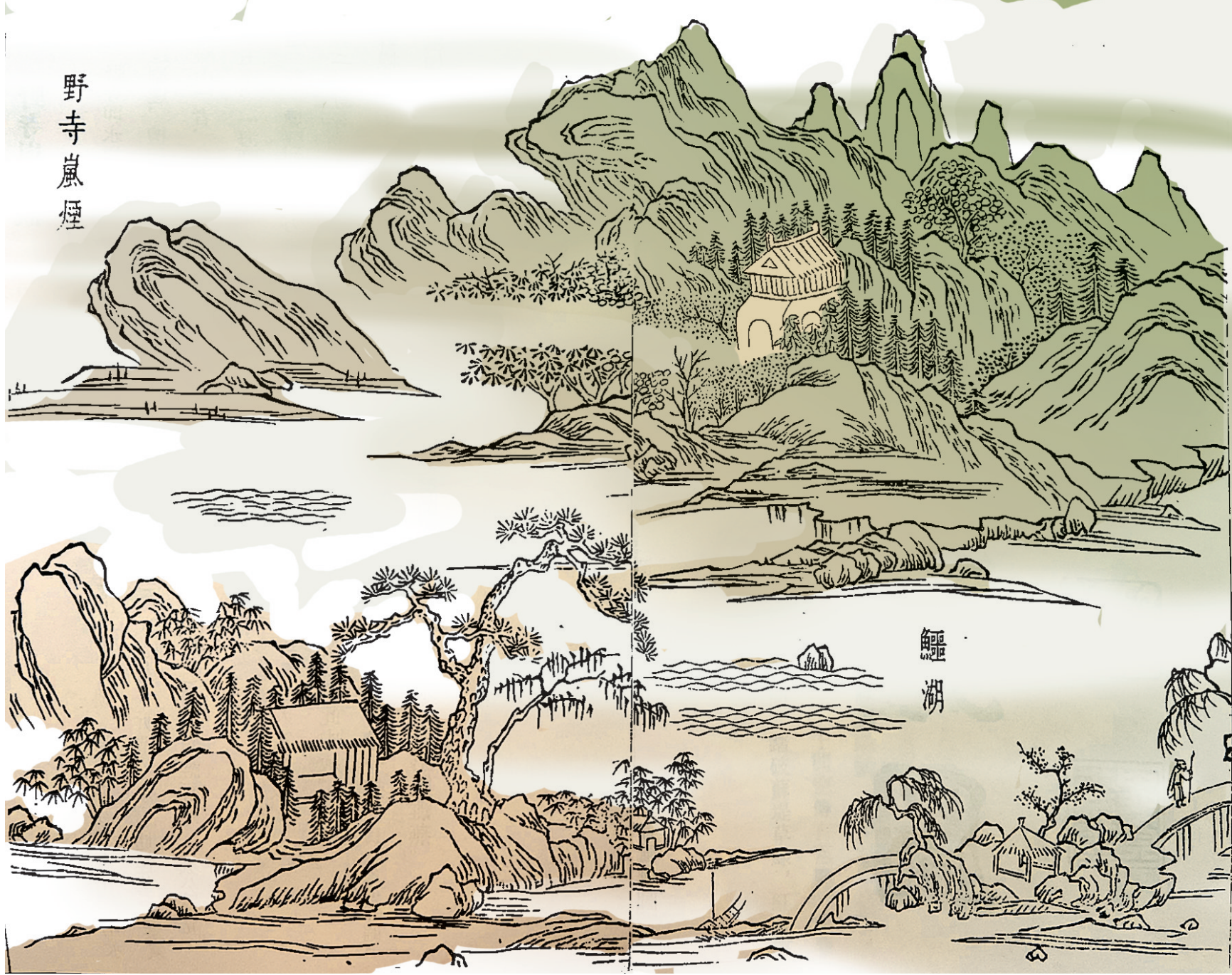
近期，惠州市民路过西湖丰山，总能看到蓝色围栏围蔽的施工现场，大型机械繁忙作业来来往往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但少人知晓的是，这里还曾是惠州最古老的寺庙之一——永福寺遗址。据传，该寺始建于唐代，临湖而筑，香火盛极一时，文人题咏无数，曾与南华寺、天竺寺、灵隐寺等古刹齐名。

永福寺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是重要的文教平台，明清时都曾在此设立书院，是惠州学子讲学读书进德修业之地。古寺几经兴废，抗战时期彻底被毁。如今，易地重建的永福寺成为市民旅游休闲的好去处；而永福寺遗址则仅存一棵数百年的菩提树，至今枝叶繁茂，亭亭如盖。

西湖是惠州文化汇聚之地，随着西湖更新优化的步伐不断加快，专家多次呼吁要保护和修缮现有遗迹，设立纪念标识，讲好故事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。



易地重建的永福寺，坐落于红花湖景区内，成为市民休闲场所



野寺嵐煙

鯉湖

惠州西湖誌

卷之二十七 勝跡圖 十七勝跡題詠

二八

文脈典藏 文圖 羊城晚報記者 李海婵

《修永福寺記》石刻

当年的永福寺声名远播，历经多次重修维护，得以留存数百年。历史上有关于永福寺的记载，比较详细的当属清何君佐《修永福寺记》石刻，全文如下：

予初调惠州，知城西有湖，多古寺、观、亭、台，而古刹以永福寺为最。时以楚之师甫撤，修武备，明训练，刻无暇。在此地四年，不觉杜稿于不萌，或有佛力于其间。甲申八月，予巡阅地方，道出西湖，询所谓永福寺者，有僧引而进之，观当年修筑遗碑。乃悉唐代创造，国朝前任姚公，继归善佟令，大司马赵公，先后靡而大之者也。径路盘纤，洞门邃远。东则长堤带水，西则峻岭罗云。蜿蜒叠嶂列于前，萃岭层峦耸于后。岚收山净，潦尽潭清。登佛宇而望楚宫，爽眺明直，与韶之南华，度之天竺，杭之灵隐同一名胜。惟多历年所，诸尊佛像咸旧，右边佛院全倾。而余入寺，乐生，喜捐倡复。幸有同志，乐襄厥成。于道光五年五月十六日兴工，即于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告竣。金者布之，朱者绘之，丹者漆之，饰者黝墨之。方今圣人在位，时和年丰，士民以胜境为游观。碧宇紺宫，原属点缀太平之设。以余目所径览，如患崖坠地，峭壁摩天，彼南华寺之形势险峻也，此则□崖平远。山云南北，湖水东西，彼天竺寺之景色天然也，此则云水相涵。楼观海日，门对江湖，彼灵隐寺之气象宏远也，此则江海通矣。至若双塔城域，六桥隐逸，落霞霁口，轩把珊瑚，明月湾头，堤东岸带，连烟雨于菱荡蒲洲，暖风日于荔蒲桃园，唯□于永福寺前，景物无尽。而视彼南华诸刹，不亦有同而异哉。近岁丰湖百废俱举，墨脚太守创无碍之山房，月川中丞增书院之宿舍，铁桥康坊建复湖心之小亭，远峰军门轮廊圣贤之宏宇。而且无妙古观，先永福以重修，炎帝新祠，因永福以增葺。兹之装饰像而完禅院，毋忘兹居，毋废旧观，亦官斯土者之所不敢辞也。因寺僧延真清记兴竣日期，序之以书于石。道光六年丙戌，广东提督陆路军务总兵官滇南何君佐撰书。

(注：文中缺字以□替之)

东坡赞古寺“甚宏壮” “化缘”筑放生池

古寺虽已不在，但根据史料记载，人们不难想象到，当年的永福寺林木苍翠，云雾缭绕，溪流潺潺，风光旖旎。有文佐证：“瞻云峰之秀媚，水月澄虚，凡树影、溪声、鸟啼、花落，何非庄严妙刹”。惠州古八景之一的“野寺嵐煙”指的便是永福寺，“平湖如练翠重重，缥缈寒光野寺钟。市上黄尘吹不到，烟霞桥外白云封”等诗句，生动地描绘了永福寺的超尘脱俗。

不仅有令人神驰向往的自然景观，永福寺的历史人文景观更是悠久灿烂。清顺治年间举人王鸣雷曾在《永福寺云游堂记》中，称惠州丰山永福寺“创自唐贞观间”，但这一说法无可考证。至宋政和年间，民间有“永福寺钟常夜与龙塘蛟龙战”的传说，诗人唐庚寓居龙塘畔李氏山园(今于西岭)，闻而作《钟潭行》记其事，开首两句说：“君不见惠州城之西，永福古寺钟岬岬。”古寺永福之名见诸文字记载，似以此为最早。

但据惠州文化学者吴定球的研究，早唐庚十余年来到惠州的大文豪苏东坡，已是永福寺的座上常客了。只不过那时的永福寺被叫做海会院，寺院方丈“通老”也被称为“海会禅师”。



清诗人刘湛年游永福寺留下诗句“菩提一树何年种，引得游人永福来” 黄澄钦画

宋绍圣二年(1095年)，禅师于寺中兴建海会殿，苏东坡虽然生活拮据，仍“助三十缗足，令起寝堂”，又亲作《海会殿上梁文》，其文引言有谓：“伏惟我海会禅师，施无尽藏，开不二门；来作西方之主人，且为东坡之道友。爰因胜地，以建道场”，引禅师为自己的同道。紧接着，还具体描述了海会殿堂：“瑶阶防截，碧瓦鳞差，庶几鸞岭之雄，岂特鹤湖之冠。”殿内则供奉着由八位“大富长者”捐造的“释迦宝像一所”。

苏东坡这一文章可以视作直接述记永福寺的最早文字资料，由此可知，早在九百多年前，永福寺规模已经十分壮观。后来，惠州学者吴仕端在《惠州西湖艺术文丛》称，永福寺“历史既悠久，而规模又复为惠州西湖数十个佛教丛林之最宏大者”。

此外，东坡还写信给时任广东提刑的表兄程正辅，称赞海会殿“甚宏壮”，海会禅师“甚不易得”，特别向他介绍绕于寺右的那一片陂湖：“寺旁有一陂，语曲群山间，长一里有余。”“今若作放生池，但筑下塘，水不开口，水涨溢即听其自在出入，则所活不费矣。”后来，东坡向弟弟苏辙、表兄正辅各“缘化”十五千钱，买下这片陂湖筑成放生池，这放生池后来被称为陂湖。民国张友仁《惠州西湖志》记载，东坡修放生池处在清代刻有“放生池”三大字，以示禁渔，民国时期丢失。

永福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，声名远播。清何君佐《修永福寺记》云：“径路盘纤，洞门邃远。东则长堤带水，西则峻岭罗云。岚收山净，潦尽潭清。登佛宇而望楚宫，爽眺明直，与韶之南华，度之天竺，杭之灵隐同一名胜。”从中可看出，永福寺曾与南华寺、天竺寺、灵隐寺等著名的唐代古刹齐名。

晨钟暮鼓朗朗书声 古寺文教昌盛孕育名士

民间认为，罗浮山脉经丰山入松山，形成了惠州府城龙脉。“因此，丰山被认为福地，永福寺是宝地。”惠州民间艺术大师刘汉新介绍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永福寺既是名寺古刹，又是重要的文教平台。明清时都曾在此设立书院，与不少名士颇有渊源。

早在明代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，王阳明门弟子薛侃过惠州湖，应惠州学者叶时等人之请，就在永福寺设席布道，传播阳明学说，四周“学者闻风而至，接引不倦，李鹏举、叶粤九日侍讲席”(光绪《府志》)，“粤派王门自此开”(江逢辰语)。

此后百余年，永福寺成了惠州学子讲学读书进德修业之地。晚明“湖上五先生”中至少有四位，即叶春及、叶梦熊、叶粤和杨起元都曾在此读书讲学。其中，明万历年工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、太子太保叶梦熊年少就读永福寺旁横楼榭舍，与真空和尚相识。隐居西湖后，叶梦熊曾在永福寺内读书。据载，叶梦熊曾为真空和尚筑迦来寺，而其夫人廖氏则出资所建雁塔，叶氏家谱详记其事。

杨起元与永福寺的关系更为密切。他累官至礼、吏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尚书，曾讲学于寺内“文昌阁”，受到学子的热烈欢迎。他为学无门户之见，泛观广接，择善而从，“用白沙余绪，而演罗近溪近脉，出入广、浙二宗而超然自得，自成面目，在明代理学中占据一席之地”。他的学术实践和理论成果，充分体现了惠州思想开放包容、为学兼收并蓄的优良传统。



惠州古八景之一的“野寺嵐煙” 黄澄钦画

放包容、为学兼收并蓄的优良传统。

时间来到清初，知府吴简民于雍正九年(1731年)拆永福寺西厢建惠州书院。乾隆中，大学者翁方纲督学广东，来惠巡视惠州书院，作诗道：“何年永福寺，墙与讲堂连？”(见翁方纲《复初斋诗集》卷六)，对于永福寺久远的人文传统和浓厚的文化氛围，他发出由衷赞叹。

惠州书院的规模体制如今已无从考究，但从清人檀萃《楚庭稗珠录》的一些记述中，仍可窥见一二。乾隆三年三十七年(1772年)，檀萃游粤至惠，暂寓二载，其间先后掌教惠州、罗阳两书院。他的《楚庭稗珠录》有一段是描写惠州书院：“棹舟而北，岸刹阴深，其右则惠州书院。平轩通迤，独出湖心。古木交阴，炎风杀势。披襟坐阁，如扇龙皮。南荣地尊，轩窗尽敞。凭窗湖景，濯浴几前。湖外翠峰，飞岚返宇。沁脾醒目，尘累肩捐，藏修息游，兹区富玄览矣。”文中所指处于西湖西北岸，环境阴森的古刹，就是永福寺。而寺旁书院面向西湖，风景优美，方便士子们潜心读书。惠州书院在永福寺中兴办的时间前后不到七十年。嘉庆七年，迁回黄塘寺左重建，并复名为丰湖书院，丰湖书院的辉煌由此开启。

清末，永福寺被借为蚕业学校使用。清宣统年间，永福寺曾改为盐业学校，叶挺小时曾在此读书并参加反清学生运动，这也验证了惠州坊间历来就有的永福寺是惠州宝地的说法。

当前，惠州正推动西湖及周边区域更新优化，把西湖打造成惠州“城市会客厅”，更好实现山水城相交融的景城典范。今年7月，惠州西湖优化提升“第一拆”收尾，丰山60多处历史遗留建筑被拆，未来将在永福寺遗址上建设丰山隧道及丰山公园，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。显然，相比永福寺旧址，惠州市民对红花湖畔的永福寺更为熟悉。走进红花湖景区，沿着坡道往前数百米，便可看到永福寺的“山门”——一进三门，由灰白颜色、刻满莲花、祥云的花岗石柱搭建的两层飞檐斗拱门楼，门楼的正中央镌刻着三个鎏金大字——永福寺。

旧址仅存百年菩提树 易地重建休闲之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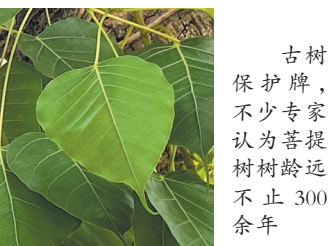
古树保护牌，不少专家认为菩提树树龄不止300余年

直至抗战，寺院被日机炸毁，剩下颓墙断壁和一棵古菩提树。建国后，残殿为驻军所用，后“野寺嵐煙”湮没，永福寺“乔迁”红花湖畔。近日，记者实地探访新旧永福寺。

从丰山公园正门沿陂湖路向东走一百多米，从小门进去，便来到了永福寺旧址，可见四周正在施工，大型器械往来往往。在一片废墟与喧闹声中，古菩提树静静伫立，枝叶繁茂，高近20米，直径2米有余，郁郁葱葱。走近一看，上面挂着一块铁牌，赫然写着“惠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牌，树龄340年”等字样。

但不少惠州文史专家对此存疑，他们认为，菩提树树龄远不止300余年。清顺治年间举人王鸣雷曾在《永福寺云游堂记》中描述该树：“盖是时夜已午，而寺旁一树，闻以老口，计其植日，后寺创日不远。树有老鸟鸦母一，鸟子数来，亦未尝营巢。盖寺创自大唐贞观间，树与寺值不远，则寺历千年，树历数百年无疑矣。”从王鸣雷至现在，又300余年过去了，可见此树种年代之久远，但如今也难以考证了。

据悉，2000年经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，惠州永福寺易地重建，开始了这座历经千年梵刹的复修，方案设计的永福寺为仿唐式建筑结构，是一座依山而建、呈轴对称、略呈长形的建筑物，面积2万多平方米，广场等设施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。在这里，青山、碧水、红花、绿树，鸟语花香，生机勃勃。“重生”的永福寺不仅是佛教圣地，也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。



红花湖永福寺规模宏大，环境优美

惠州西湖的宗教文化与西湖开发紧密相连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，促进了惠州西湖的人文社会和人文景观的发展。

据《惠州西湖志》记载，西湖内有许多寺观、祠堂、庭院、庐舍、书院、墓、泉井、塔等宗教文化和人文历史等建筑，共有27类246项。其中4榭、5台、5窟、9楼、9塔、10阁、14祠、18亭、20桥、32亭，共126项均为古代建筑保留下来的。东汉时的西湖虽然还是“山林莽苍，狼虎宅之”的“南蛮”之地，但在东汉献帝年间(约公元190年)，就有僧人文简在湖边设置了“伏虎台”。

“伏虎台”被认为是佛教文化传入岭南的最早记录。到了东晋时，便有了更加完备的宗教建筑。晋元帝(公元318年)时“建龙兴寺于湖上”，这是惠州西湖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佛教胜迹。隋文帝(公元590年)时，龙兴寺已经成为惠州“最胜之寺”。唐玄宗开元时，龙兴寺改名为“开元寺”。

据有关史料记载，从晋到明代，西湖的宗教建筑物有龙兴寺、舍利道场、泗洲寺、泗洲塔、元妙观、永福寺、开元寺、嘉祐寺、准提阁、无量寿院、道通堂、罗浮道院、西禅寺、横槎精舍、圆通庵等数十座。早在南宋时，万象之就在《舆地纪胜》中说：惠州西湖“台榭二十余所，亭馆为广东之胜。”这些寺观庵堂、亭台楼阁的形成极大地丰富了西湖文化的底蕴。而历史上惠州西湖的名人也写下不少与西湖相关的诗文，对西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。(李海婵)

文脈觀察

“台榭二十余所 亭馆为广东之胜”

惠州西湖的宗教文化与西湖开发紧密相连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，促进了惠州西湖的人文社会和人文景观的发展。据《惠州西湖志》记载，西湖内有许多寺观、祠堂、庭院、庐舍、书院、墓、泉井、塔等宗教文化和人文历史等建筑，共有27类246项。其中4榭、5台、5窟、9楼、9塔、10阁、14祠、18亭、20桥、32亭，共126项均为古代建筑保留下来的。东汉时的西湖虽然还是“山林莽苍，狼虎宅之”的“南蛮”之地，但在东汉献帝年间(约公元190年)，就有僧人文简在湖边设置了“伏虎台”。“伏虎台”被认为是佛教文化传入岭南的最早记录。到了东晋时，便有了更加完备的宗教建筑。晋元帝(公元318年)时“建龙兴寺于湖上”，这是惠州西湖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佛教胜迹。隋文帝(公元590年)时，龙兴寺已经成为惠州“最胜之寺”。唐玄宗开元时，龙兴寺改名为“开元寺”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从晋到明代，西湖的宗教建筑物有龙兴寺、舍利道场、泗洲寺、泗洲塔、元妙观、永福寺、开元寺、嘉祐寺、准提阁、无量寿院、道通堂、罗浮道院、西禅寺、横槎精舍、圆通庵等数十座。早在南宋时，万象之就在《舆地纪胜》中说：惠州西湖“台榭二十余所，亭馆为广东之胜。”这些寺观庵堂、亭台楼阁的形成极大地丰富了西湖文化的底蕴。而历史上惠州西湖的名人也写下不少与西湖相关的诗文，对西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。(李海婵)